

宋老定買地

堅子

楊子固 改編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62
38

前 言

這本唱詞是根據李準同志的小說——「不能走那條路」改編的。這本小說已經教育了千千萬萬的羣衆，我和大家一樣的喜歡它。爲了使它以更多的形式深入農村向廣大羣衆進行宣傳教育，除了已改編的梆劇、曲劇、連環掛圖外，我又根據小說將它改編成河南墜子。改編後曾請李準同志看過，並請善於說唱的張鳳枝、張天培等老藝人說唱了一下；也經同志們提出不少寶貴的意見，不適當的地方都作了修正。但因自己水平有限，錯誤仍所難免；尤其有些地方自己在改編時作了發揮，是否妥當，還請同志們多提意見。如有損害原著的地方，除向李準同志致歉外，應由我個人負責。

楊 子 固

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日

宋老定買地

一

清清汝河九道灣，
灣灣都是好莊田，
那裏有個汝河鎮，
南北大道通中間，
北頭緊頂汝河岸，
南距縣城四十三，
全鎮人家二百戶，
房子就有千把間，
滿鎮上長的是綠樹，
在遠處看着真威嚴。
翻身農民宋老定，
他住家就在鎮裏邊，
他的田地種得好，
莊稼長的格外鮮，
塊塊撒土都不漏，
齊苗苗的往上竄。
穀穗子好像狼尾巴，
高粱地勝似竹竿園。
三畝穀子打三石，
二畝豆子一石三，

全鎮上人人都誇獎，
他是鎮上生產好模範。
他今年整整六十歲，
做活賽過青壯年，
腳大手大身個大，
膀炸腰圓肩頭寬，
高聳的顴骨黑紅的臉，
彎彎的腰背微向前。
莫說老定年紀老，
樹木老時質更堅，
樹老根深枝幹硬，
風吹雨打不動彈。
宋老定他自小是受若人，
年老了持家渡日會打算，
他不好吃喝不講穿，
只知道幹活不多言。
有人誇老定真能幹！
他說：「噫！除莊稼咱啥都不沾。」
有人勸他到集上吃點啥，
他說：「不！光吸旱煙就花很多錢。」
他天天只知種莊稼，
一天三晌不休閒，
鷄子不叫就下地，
月光滿天才回還，
每天回家這樣晚，

隨身還帶着拔草籃，
荊棘黃蒿他都要，
拿家燒鍋燒不完，
有時地裏沒活幹，
拿起糞筐糞木锨，
牆角村後都走遍，
轉眼就是兩三圈。
宋老定他也有兒和女，
一個女來兩個男；
大兒叫東山、二兒叫東林，
閨女已出嫁二三年。
二兒東林學木匠，
東山是種地好青年，
宋老定一家四五口，
幾十年也受盡了困苦和顛連。
自從土改分了地，
分到十五畝好莊田。
他分得宅院八分半；
帶有房屋六大間。
分得一個太平車；
還有糧食一大圈，
鐮刀犁耙都得到，
並有紅石磨一盤。
宋老定分了房子分了地，
翻身的時光過的甜。

全家幹活都有勁，
老定他就是舵公掌着船。
搖耨撒種他都會，
揚場放碾樣樣全，
料理活路有他管，
東山更是全家的戰鬥員。
他父子加勁把活幹，
還有那媳婦李秀蘭。
東山參加了共產黨，
秀蘭也加入青年團，
黨團對他們教育好，
做活都是恐後又爭先。
活路樣樣都利索，
他種的莊稼誰見誰喜歡，
莊稼是塊塊長得好，
糧食是年年吃不完，
季季豐收用不盡，
日子越過越香甜。
宋老定年老心不老，
好像天晚又開動順風船，
老定夜間推土把牆打，
房子都又用麥草瞞，
屋角坑沿栽上樹，
還翻了一片荒地種菜園。
新買的牛驢肥又大，

就在門外槽上拴。
變樣真正變了樣，
東山媽她也穿上藍布衫。
日子過得這樣美，
除了生產他啥也沒掛牽。

二

宋老定想着分了土地有了本，
政府再沒有甚麼幫助咱。
從此他也不參加討論去開會，
逢開會他總埋怨大半天。
他想着糧食豐收憑下力，
地畝多日子才能過得甜；
總想着門前驟馬拴成片，
院裏樓房也蓋它七八間。
他不知已經走向回頭路，
這思想就把他引到資本主義的大門欄。
有一天他正在門口站，
有個郵差到跟前，
問聲你是不是宋老定，
掛號信一封來汝南。
宋老定接住反覆看，
看來看去實作難，
不知寫的咋回事，

盡是白紙畫黑圈，
急忙請人給他唸，
人家唸罷他可真喜歡。
東林在縣上當木匠，
工資天天萬把元，
半年來了六封信，
信信裏頭都有錢，
有時多來有時少，
共寄回一百四十八萬七千元。
老定得到這筆款，
比絆倒得個元寶還喜歡！
這些錢將向那裏放？
跑遍屋裏屋外邊；
房簷上恐怕老鼠咬，
抽斗裏恐怕小孩拿去玩，
枕頭以下不保險，
舖底底下，還恐舖床人看見，
再不然放在東山媽分得地主那個箱子裏，
又怕她知道數目胡宣傳，
最好縫到褥子裏，
壓在身下無失閃，
壓在身下仍掛念，
半夜摸摸才安眠，
有時出屋回頭轉，
有時走到村外還要回家看一番。

他爲這受症真不淺，
如何使用更作難，
還想更換犁子耙，
密植樓腿也要添；
還有那驢套快要斷，
分得的薪叉也折了尖。
東地豐產得買餅，
換換車拉着更輕閒；
還得蓋兩間草房子，
盛草磨磨都寬展。
究竟哪辦哪不辦？
哪在後來哪在先？
老定一時難分辨，
心中亂成絲一團。
夜裏睡覺光做夢，
吃飯也不知甜與鹹。
這錢時時苦着他，
究竟弄啥真作難！
東山說：「買架水車好澆地，」
他說：「不！水車要安到明年！」
秀蘭說：「東林來信教買糞，」
他說：「糞！今年糞土用不完。」
東山媽要給閨女做滿月，
他說：「黃米配上倆雞蛋。」
他想這錢不能零星用，

大事還是買莊田。
買地主意既拿定，
他又在地上打算盤。
窪地淹來高地旱，
沙地無力碱地鹹，
買地不買門前地，
村上的牛羊沒上欄；
買地也不買遠坡地，
路遠拉車送糞難；
買地還是二坡地，
四平八穩土質鮮，
不怕淹來又耐旱，
落場透雨就是豐收年。
有塊田地外號叫「一竿旗」，
一頭寬來一頭尖，
土肥質厚顏色正，
黑油油好像上糞是一般，
保苗保墒又把子，
真乃是「糧食囤」名稱不虛傳。
土改時沒有分給俺宋老定，
分給同村的叫張拴。
好土地連心誰不愛，
他不賣怎好在人家心上剝！
心裏乾急沒法辦，
坐不寧來睡不安，

有時走路也在想，
好像似一個秤陀心上懸。
有一天老定正在村外站，
可巧來了東頭王老三。
王老三本是個二流子，
嘻皮笑臉討人嫌，
以前給何家地主當狗腿，
狗仗人勢耍威權，
自從土改受管制，
藏在狗窩不動彈。
老三生就的流氓性，
不想做活好吃穿，
農民翻身掌權後，
強迫他勞動改造學種田。
可是他總想出頭露露臉，
像葛藤再把高樹纏。
他嘴上掛着進步話，
見幹部就誇新政權，
遇到學生說文化，
見了勞模講種田，
有時見了女幹部，
婚姻法他也胡亂談。
他看東山在村中領導好，
又想拉攏東山作靠山。
聽說張拴要賣地，

他就想把這空子鑽。
一方面和張拴拉關係，
一方面在東山他爹老定心上討喜歡。
一人得利兩頭好，
這是狗腿子的老經驗。
那一天他知老定村邊站，
假裝做活到跟前，
一邊挎着草籃子，
一手拿着糞木叉，
肩膀上搭條白毛巾，
腰中插着一張鏟，
見面先叫老定哥，
有事和你來商談：
『張拴想賣「一竿旗」那塊地，
這地不要再找難，
這塊地本是張拴的連心肉，
磨扇子壓手他就難惜憐；
倒換牲口賠了本，
坍個窟窿沒法填，
春天他爹才埋葬，
欠賬就有百萬元，
自己沒吃得還賬，
再想周轉誰有錢？
他前想後想沒路走，
也只有賣他那塊黑土田。』

老定說：「想要也沒這項款，」
老三說：「湊合湊合也不難。」
老定嘴說不要不要俺不要，
他心裏却是抓住不放寬，
說罷他倆分了手，
這時日已落西山，
宋老定并未回家轉，
轉身去看張拴那塊黑土田。
月亮初上天剛晚，
月光滿地銀一般，
蝟子吱吱吱吱不住叫，
金鈴子啾啾啾啾滿田間，
遍地蟲聲真熱鬧，
好像和老定唱着玩；
老定聽着好高興，
放開大步走得歡，
緊走慢走來好快，
那塊地不遠在面前，
一邊是一塊芝麻地，
一邊是一塊大斯棉，
芝麻棵像小樹，
棉花長得也豐滿，
中間就是「一竿旗」，
好像似一道草河在中間。
黃蒿雜着茅草穗，

刺角牙長得成片片，
稀拉拉穀子沒幾棵，
細細瘦瘦香一般！
全村第一塊上好地，
種成這樣多可憐！
不覺只把張拴恨，
同時他又想到十年前，
十年前他也曾給地主種過這塊地，
那穀子長得真可觀；
有邊有沿真茂盛，
肥大的穗子向下彎，
用手拉來拉不動，
進去好像有阻攔，
那穗子足有一尺長，
扶直可以高過肩，
穗穗籽粒頂的飽，
摸着都是沉甸甸，
兩個穗子揉一碗，
三個一碗也盛不完，
穀子長得那樣好，
要不是地好可不沾。
伸手抓起一把土，
指又剝捏手又擲，
伸開手掌月下看，
黑油油的土粒看得全，

越看越覺土質好，
越想越覺土質鮮，
放在鼻前聞一下，
覺得氣味香又甜，
雖說抓得是把土，
他覺着金砂也沒有這稀罕。
看罷土地回家轉，
一路上心裏不住細打算：
上路還是那能行馬，
拉車還是大老犍。
打老蔣還是解放軍的過山砲，
見糧食還是這黑土田。
老定越想越高興，
不覺來到家裏邊。

三

宋老定走到家中未站穩，
聽到槽頭驢叫喚！
撒把麩子添把草，
澆上清水細拌摻；
拌罷草料槽旁坐，
脊梁骨靠住拔草籃。
從腰裏剛剛掏出旱菸袋，
秀蘭送飯到跟前。

他吃着就想說買地，
又怕東山他阻攔。
他想着：「東山一心搞互助，
單獨發家他厭煩，
他曾經勸阻過二虎賣土地，
他曾經勸阻過三貓置莊田，
他勸人家參加互助搞生產，
他幫助人家請求貸款救困難，
這次買地東山要是不同意，
鬧起來又是半月不答言，
不如在夜間考慮好，
等到明天再商談。」
老定一夜那曾睡好覺？
翻來覆去不成眠。
天未明翻身就坐起，
坐在被窩叫東山。
東山走來問啥事？
老定想說又難言。
東山看他爹有心事，
未說他就問一番：
「是不是叫我摘菜豆？
是不是叫我把秫秫鉞？
是不是棉花開得好？
恐怕天雨腐爛完。」
老定說：「不是不是都不是，

我是和你商量置莊田。」

東山說：「咱組的土地本不少，」

老定說：「組裏的土地咱沒權，」

東山說：「咱家的土地也夠種，」

老定說：「咱要這塊土地不平凡！」

東山說：「不平凡究竟是誰的地？」

老定說：「張拴那塊黑土田。」

東山說：「張拴那地他不賣，」

老定說：「他場下的窟窿拿啥填？」

東山說：「張拴他本沒多少賬，」

老定說：「他的賬總有百萬元。」

東山說：「他轉借轉借就過去，」

老定說：「經過霜災誰有錢？」

東山說：「咱不是還有百十萬？」

老定說：「這錢不能亂動彈！」

東山說：「昨晚我已允許借給他，」

宋老定一聽兩眼瞪得圓又圓。

斜披衣裳未扣扣，

下床跑在院中間：

「我還未死你就當了家，

你兄弟賺的錢你沒權，

你借！你借！你願借！

把你娘借給人家更喜歡。」

罵着走向門外坐，

拿住菸袋去裝菸，